

涿郡抗日斗争史话

张太勤著

涿郡县党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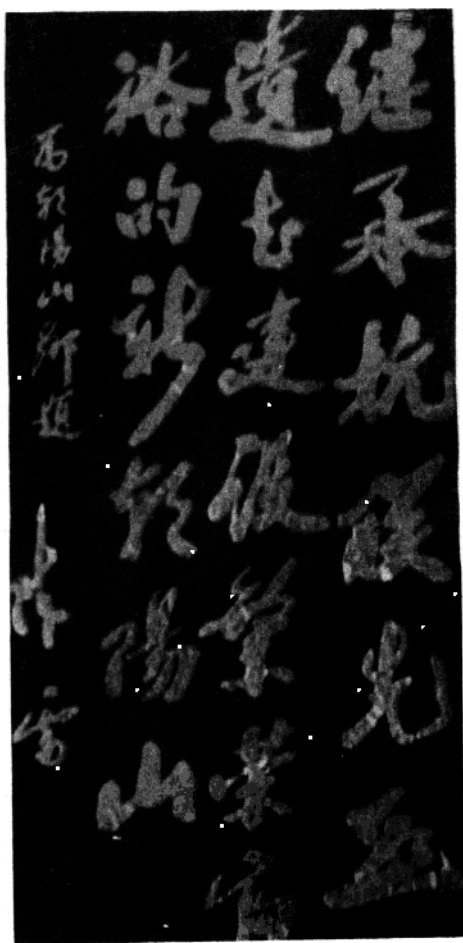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张太勤，原籍河北省昌黎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7月，于黑龙江省（省城北安）北安师范干部政治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1964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教员、主任、校长、文教科文化股长、教育视导员、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后，历任中共德都县委宣传部秘书、文教科副科长、文化局副局长、副书记、德都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共德都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

他自1985年负责党史科研工作以来，共出版党史编著五部（主编和总纂），计110万字；出版党史专著一部，计12万字；在国家二级刊物上刊载党史科研论文和地方党史研究文章三篇。其中《德都朝阳山抗日后方根据地发展概略》等两篇，获黑龙江省优秀党史科研成果奖。六年来，他所领导的党史研究室连续六年被评为省党史工作先进集体；本人也三次荣获省党史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



德都县烈士陵园里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1986年6月15日抗联老干部回访德都

陈雷同志为朝阳乡题词

序 言

李 季

张太勤同志所著《德都抗日斗争史话》，是根据中共德都县委《党史工作五年规划》做为德都地方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撰写的。这部书从核编资料到成书，前后经过了近八个月时间，几经修改，今天终于问世，同读者见面了。本书的出版，无论对于北满抗日斗争史，特别是德都地方抗日斗争历史的研究，还是一般读者，作为通俗历史作品阅读，都是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我作为县委党史研究工作的主管书记和本书的第一读者，深感先睹为幸，受益非浅。它确是我们立足改革开放现实、了解革命斗争历史，展望创造美好未来的良师益友。书中展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有的就是当地群众常年口头传颂的“过去的故

事”。所以，今天读起来就倍感真实、亲切，尤能引起共鸣。可以实事求是说，《史话》当之无愧的是德都抗日斗争历史通俗化了的“一面镜子”，值得一读。

德都人民和在德都浴血奋战的抗日联军，是以爱国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和军队。“九·一八”日军入侵东北以后，德都的抗日斗争经历了由自发抗日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斗争两个阶段。尤其是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由“下江”第二次向黑嫩平原西征到达德都，并以朝阳山区为游击根据地以后，以军带民，群众性的抗日斗争，便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开展起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尤为值得骄傲的是：做为抗联后方根据地的朝阳山区，不仅是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也是中共北满省委的驻地。许多党、军高级领导人曾在这里运筹帷幄，领导和指挥着整个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德都的抗日斗争，就是在中共北满省委，龙北特委和中共讷河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那艰苦卓绝的年代，是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创造了抗日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许多优秀党员，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水垂史册，世代相传。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

信、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本书适时的提供了这方面具体而生动的教材。希望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尤其是宣传、教育、文化等单位的负责同志，要广为利用。使之在当今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本书作者怀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在作了大量征集、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选用了一系列典型事件和人物，以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真实而通俗的再现了德都军民抗日救国斗争的严峻历程和不可磨灭的业绩。书中25篇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可以说是当年历史的真实写照。我相信由于作品具备的这一特点，它一定会拥有更多和更广的读者。

目 录

序言	李季 (1)
一. 苦同胞血染龙门山	(1)
二. 平康德臬雄举义旗	(16)
三. 失主犬奔命报丧情	(22)
四. 大连池渔人见真龙	(27)
五. 西征路英雄掌旗官	(35)
六. 田船口夜来不速客	(43)
七. 冯治纲正教吴团总	(51)
八. 李甲长遭难为抗联	(59)
九. 王司令定计缴警所	(67)
十. 高窝棚夫妻联络站	(73)
十一. 慕连长火烧机修厂	(80)
十二. 姜福荣突袭龙门站	(85)
十三. 吴乡佬计引蛇出洞	(91)
十四. 老塾师祝捷赠诗对	(96)
十五. 徐老猫机智护伤员	(101)
十六. 被服厂虎口脱险境	(110)
十七. 冯把头救国见真情	(119)
十八. 战北兴诱敌巧用兵	(131)

十九. 大横山浴血保卫战·····	(137)
二十. 王大犁会员多蒙难·····	(143)
二十一. 取克山乡亲立战功·····	(149)
二十二. 冯政委运筹新战略·····	(154)
二十三. 三路军官兵祭英灵·····	(159)
二十四. 三支队重上朝阳山·····	(164)
二十五. 抗日军兴安荡敌寇·····	(171)
附录一. 抗日联军在德都活动概略·····	(178)
附录二. 德都抗日斗争大事纪要·····	(193)
附录三. 本书涉及主要抗日志士简介·····	(209)
附录四. 电视专题片《巍巍朝阳山》词稿·····	(218)
附录五. 东北抗日联军在德都组歌·····	(230)
附录六. 电视专题片《巍巍朝阳山》主题歌	
后记·····	张太勤

苦同胞血染龙门山

1933年8月初的一天清晨。

德都双龙泉屯北三里远的欢欣岑（现德都县城至五大连池市公路，向市内拐弯处），一条南北大路直通尾山和龙门山区。在大道东侧的一片葱郁的庄稼地南头，六七个铲地歇头气的长工汉子，围坐成一个不成形的圈圈，高一声低一声地议论着，……。只听一个粗嗓门年岁稍大的长工说：“这年头是真没法过了！小鬼子是成心不让咱老庄活呀！宪兵队残无人道，心狠手辣，抓去的那些人就别想活着回来了！”另一个年轻人愤愤地说：“这世道真没处讲理去！去年往龙门山给马占山送粮、送草、送马，那是东家的意思。抓人把咱穷哥们抓去十好几个。他们真有个好歹、年青的不说，那拉家带口的剩下孤儿寡母可咋过呀……。唉！这倒霉的不还是咱

穷哥们吗？”另一个接着说：“大兄弟，也别那么说，咱们东家哥俩，不也都给抓去了吗？日本人哪管你谁是东家，谁是扛活的？中国人谁跟他们作对，他们就杀谁！”说这话的人姓周，是屯里周铁匠的大儿子，人称周老大，到底大号叫啥，谁也记不得了。他两个扛活的弟弟也被抓去了。他们议论的，就是前两天克山日本宪兵队，由双龙泉屯抓去王鸿图等十二人押送去龙门山的事。周老大的话音刚落，李半拉子高声说：“哎！你们看，大道上从北走过来一个人东摇西晃的。怎么还一会趴下，一会起来的，好象有啥毛病似的，……走！咱们看看去。”几个人横斜穿过庄稼地，直奔那人跑去。到跟前一看，只见这个趴在地上的人，衣服刮的一条一条的，光着脚，满身泥水，身上、手上沾满了血污。脖颈和腰臀部还不住的流着血，趴在那里时长时短的喘着粗气。只闻到汽油混杂着的血腥味，从他全身上下散发出来。待他稍稍恢复正常呼吸后，几个人把他捆起来，一看脸……啊！？这不是前天被鬼子抓去的汪老大吗！他怎么回来啦？！大家一看这情景，觉得道旁不是久留之地。怕一旦鬼子撵上来，就没命啦。于是，赶紧把他抬到南节地头的一片松树林里。细一看，他颈部和大腿各有一处枪伤，腰部和臀部各有一处刀伤。几个人撕下了衣襟，解下了布腰带，为他包扎了伤口，并通知汪家和全屯人做好鬼子再来双泉屯抓人的准备。并且还特别告知了王鸿图全家，赶紧躲起来。后来家人和屯亲又找来了黑红先

生为他伤口敷了药，进行了调治。随后，就去屯南河边搭了个窝棚在野地治伤。住了几天后，为防万一，又换了几个地方。直到秋后天冷了，才回到家。后来，就是从死里逃生的汪老大口中，知道了日本侵略者在龙门山屠杀爱国同胞的前前后后……。

汪老大本名汪有。他同王鸿图等十二人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的那天，天空的云压的低低的，像一口黑锅倒扣过来，让人喘不过气来，牛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双龙泉屯有名的大户王鸿图家的炮勇，从讷莫尔河船口骑马急报说，从德都城里走出来一队日本兵，有骑兵，也有步兵，共有一百多人，正在上船过河。王家掌柜的王鸿图听到这一消息后，并没有感到突然。因为早有人传说，因为支援马占山，有人把他告到日本宪兵队了。从今天日本人来头，就看的出来，确实是要对王家和双龙泉人下手了。他和族人共同决定，先与日本人讲理，然后再作打算。

日本兵来到以后，首先把王家大院团团围住，在屯子四周都布下了“卡子”。院门口还架起了机枪、小炮，谁也不许出进。王鸿图和几个家族老人都站在上屋门外等候着。此时，一个挎着战刀的日军少佐带着十几个肩背王八盒子枪的宪兵一起走进大院，迳直奔向上屋。后面紧跟着的是几个汉奸腿子便衣。王鸿图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穿长袍，戴礼帽，卡着黑墨眼镜的人，就是告发他的德都原设治员“黄监督”①。见此情景，王鸿图

一切全明白了。他们刚一进上屋落座。那姓黄的就哈腰对那日本翻译小声嘀咕了几句。那翻译便起坐跨前一步，阴阳怪气的说：“王会长，今天皇军来到贵府，打扰了，……。中队长是公干在身，奉命来抓土匪的。”王鸿图紧接话头：“本屯一向没有土匪，都是种地的。你看谁是就抓吧！……。”翻译碰了软钉子，有气没法出。接着又对日军少佐叽哩呱啦地翻了几句。那咀边留着小黑胡子的宪兵少佐，立时暴跳如雷。嗖的一下从腰间抽出了战刀狰狞地大声吼叫：“你的王鸿图？……通马占山的干活！……你的良心大大的坏啦坏啦的。‘马胡子’的那个的是？……说了的，你的事的没有，……。”说完把刀又放回了刀鞘，骑马蹲裆式的拄着刀狞笑着等待着答话。日本宪兵满以为会从王鸿图那里得到一些口实。但未料到，王一言未发，坦然处之。又让宪兵中队长吃了闭门羹。他故作镇静的抬手示意日军小头目过来，咀里狠狠地叫道：“你的，‘马胡子’的统统地抓！……。”此时，王鸿图向前跨了两步，手一挥大声说：“慢着！”随即一拍胸膛说：“给马占山送粮买马的事是我干的，与别人无关，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日本人并没有理会他的话。因为他们手里早已掌握了其它十几个人的名单。于是日军宪兵开始分别到各家和长工的住处抓人。抓着的当即上了五花大绑。他们抓人抓红了眼，甚至把到王家串门的和看病的大夫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抓了起来。在抓来的十五六个人中，有的乘机跑

了，有的经反复核对，名单中没有的放了。最后，将被四个宪兵荷枪实弹看着的王会长也绑了起来，一共十一个人。这些人被上绑后，都集中在王家大院的土堡墙根下，……。乡亲们得知自己的亲人要被鬼子抓走的消息从屯的东西两头蜂蛹而来，人群里哭的，喊的，叫的乱成一团。鬼子兵们推着，打着，骂着。尽管亲人们哭天喊地，顿足捶胸，……一切都无济于事。一时，让极端的恐怖和哀愁主宰了这个区区小村。日本兵把抓到的人，五六个人用绳子连在一起，分别绑在两辆大轱辘车上，用枪逼着老板儿赶车向药泉山下的北庙屯走去，……。

王鸿图的堂弟王鸿儒，在伪县公署税捐局当局长。他在城里听说，日本人这次去双龙泉屯，是去抓他哥哥的，也匆匆地从城里骑马赶到家，想找日本人问个明白。可是到家一看，人已被带走了。他恐怕哥哥没有文化，说不明“道理”吃亏。接着他又急忙骑马赶到北庙屯与宪兵队交涉。等他到了那里与日军说明来由后，宪兵队不由分说，也将他绑了起来，投入监押房。在北庙屯（现五大连池市良种场）日本宪兵又对被抓来的12个人挨个审问、用刑。除了拳打脚踢外，还大施了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把人一个个折磨的死去活来。

第二天，又继续往龙门山押送。当车走到五大连池头池子附近时，已是中午时分。这时日本兵要吃饭，马车就停在包米地旁边。绑在车上的人都是两天来水米不

进了，一个个饥渴难忍。赶车老板就趁日本人吃饭的机会，给车上的人掰一些刚灌浆的青包米，让他们用两腿夹着啃几穗，好歹算解了一点饥渴。等日本兵吃完饭，就又继续向东北方向走去。在天将黑下来的时候，来到了龙门山下一个用土堡子围起来的大院套。土墙上长满了高高的蒿草。大院内，有一座已没有房盖的破房框子，还有两个将要倒塌的破马架房。这时，天正下着大雨。日本兵把车上的人解开拴在车上的绳索，把人从车上拽下来，挨个推到了大空房框子里。车老板也被押到了一个马架房去。日本宪兵也都急忙跑到另一个马架房里避雨去了。雨稍停，几个日本宪兵从马架房走出，来到了大空房子里。先从每个被绑人身上撕下宽布条蒙上了眼睛，然后命令排成一行，靠北墙根站着。已被蒙上眼睛的他们，哪里知道，一挺机枪，十几支步枪，已悄悄地架在房门口，枪口正对准着他们的胸膛。当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枪声唧、唧、唧、嗒、嗒、嗒的响了起来。在一片“啊！”“呀！”杂乱的叫喊声之后，人一个个的倒下去了，浸没在殷红的血泊之中，……。接着是一段可怕的时间可怕的沉寂。又过了一会，日宪兵伴着屠杀中国人快活的狞笑，开始活动了。他们唯恐经过集体屠杀之后，还可能会有活下来的人。于是，又在被害者身上用电筒逐个查验了一遍。对尚有一丝气息的人添了几枪，然后又用枪上刺刀乱捅了一遍。宪兵们又经过了一番验证，听听再没有什么动静，确信人已经

全部杀死之后，只听宪兵头目一声令下，宪兵们把被害者一个个抬在一起，堆起一个血淋淋的死人堆。接着又命人拿下了车上破席，盖在了上面，浇上了成桶的汽油后，才又回到马架房里，等待焚尸灭迹的命令。残暴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其中还会有活着的人。

在惨遭杀害的人中，有一位叫汪有的长工，他虽然颈部和腿部被子弹击伤，腰、臀部和面部还挨了几刺刀但均未命中要害。他在死人堆中被浓烈的汽油味熏的苏醒过来。他只觉得身上有千斤重，疼痛难忍。想睁睁眼睛，也不知是睁开还是没有睁开，只觉得四外仍是一片漆黑，耳中嗡嗡作响，其它动静一点也听不到。喉咙里又干，又热，又痛。他下意识地由朦胧中醒来，稍稍地清醒了一点，慢慢地追忆着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推下车，……进破房，……蒙眼睛，……靠墙站，……以后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本能地由死人堆中拽出了两手，在黑暗中摸索着，……。胡乱的摸到一个圆圆而粘糊的东西。他意识到那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神经为之一阵紧张，随着也就更清醒了一点。他感觉到自己的头，好象被什么东西捆裹着。接着，他记起来了，是在被蒙着眼睛。于是用尽全力捋下了那块紧紧捆在头上的布带。向四外一看，似乎看到了一些明明暗暗什么，耳边好象听到了稀稀哗哗的雨声。此时，他清醒了，并确信自己是还活着，于是想到了得赶快走开。他用手一摸腿，腿被难友的身躯重压着。再听听动静，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他断定其它哥们、爷们们是已经死了。而自己是真的还活着。当汪有恢复了正常人思维活动的时刻，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同时预感到这杀人场不是久留之地。一定要赶快离开这里。于是，他忍着伤口的剧烈疼痛和那令人窒息的气味，使尽全力地向外爬，爬，爬！终于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汪有是王鸿图家的长工，以前到山里拉木头，曾多次经过这里。常在院子歇脚喂牲口。对这个废弃的开荒居点福利公司屯周围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猛的想起了围墙的西北角有一个倒塌的缺口。就决定奔向那里往外爬。当他爬了几步。觉得两只胳膊不听使唤，好象有什么东西缠着、绊着。他用两手互相一摸，是绳子还在绑着两只胳膊。幸运的是连接着两手腕的那条绳子已经两断，可能是子弹穿断或刺刀挑断的吧！他使劲地搯掉了两臂的绳子，艰难地向墙的大缺口爬去。当爬到墙豁口内的高草处，又听到了大空房门外几声凄惨的呼叫声。那是另一个难友也爬了出来，不幸的是，那人是奔向有灯光的马架房爬去了……。日军发现后，把这位难友又拖回到大空房里去了，……。随后，便听到两声沉闷地枪声……。接着，大房内冒起了浓烟和大火。不一会儿整个房框也燃烧了起来。大房框内弥漫着糊焦味和汽油燃烧的怪味。这是凶残的日军把受害者的尸体点燃了。汪有趴在地上看着这凄惨的景象，感到极度的紧张，恐惧和气恨。他顾不上多想，只有一个念头：快离开这